

試論《龍龕手鏡》俗字考釋的方法

鄭賢章

湖南師範大學文學院

《龍龕手鏡》(以下簡稱《龍龕》)是遼代僧人行均所寫的一部字書，它在我國字書編撰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龍龕》中有大量的俗字，有的俗字《龍龕》已經指明正體，但有許多俗字卻正體不明，對這些正體還不明的俗字的考釋是《龍龕》研究的重要內容，俗字的考釋需要運用各種考釋方法，《龍龕》所收俗字有其特殊性，因此《龍龕》俗字的考證還有一些比較特殊的方法與途徑。人們長期以來對《龍龕》的未識俗字考釋乏力，與未能找到合理的考釋方法與途徑有關。本文擬對此問題進行探討。

我們先看一下《龍龕》所收俗字出現的體例。

(1) 明言正體的俗字

《龍龕》在正文或注文中指明正體的俗字佔所收俗字的大部分，由於《龍龕》給出了它們的正體，這些俗字無須考釋。如：

《龍龕·金部》(12頁)：「錫，俗；錫，正，音羊，兵名，又馬額飾也。」

《龍龕·玉部》(436頁)：「瑪，俗，音馬，瑪瑙。正從石作。」

《龍龕·心部》(54頁)：「憧，昌容反，往來兒也。又俗宅江反，憧幡，正作幢。」

(2) 只給出了讀音但沒明言正體的俗字

《龍龕·耳部》(314頁)：「聆，俗，音房。」

《龍龕·舟部》(133頁)：「舛，俗，音甲。」

《龍龕·山部》(72頁)：「岐，俗，音坡。」

(3) 給出讀音與意義但沒明言正體的俗字

《龍龕·衤部》(110頁)：「襪，俗，音茲，息也。」

《龍龕·人部》(39頁)：「佞，俗，音厄，災佞。」

《龍龕·門部》(94頁)：「闕，俗，音晏，晚也。」

(4) 同形字現象中的俗字

《龍龕手鏡》對同形字現象給予了充分考慮，並保留了大量同形字材料，這些同形字

現象多因漢字俗訛而產生。

〔祿〕

《龍龕·衣部》(102頁)：「祿，誅、姝二音，衣也。又俗朱、注二者。」

按：「祿」俗音「朱」、「注」即「祿」字之訛。《廣韻·遇部》之戍切：「祿，祝也。」《龍龕·衤部》：「祿，朱、注二音，說也，祝也。」「祿」俗音「朱」、「注」二音時與「祿」字音完全相同，形體上，構件「衤」與「衤」旁極其近似，易誤。「祿」在《龍龕》中代表了「祿」、「祿」二字。

〔柘〕

《龍龕·木部》(382)：「柘，之夜反，木名，亦姓。又俗，音托。」

按：「柘」，《龍龕》言「又俗，音托」，此即「拓」之俗。「柘」在此表「柘」、「拓」兩字。

〔𣎵、𣎵〕

《龍龕·木部》(382)：「𣎵，音豆，邊豆也。又古食肉器也。又俗，音短。」《龍龕·手部》(211頁)：「𣎵，……又俗，音豆。」

按：「𣎵」《龍龕》言「又俗，音短」。「𣎵」即「𣎵」字，而「𣎵」《龍龕》言「又俗，音豆」，則反過來是「𣎵」的俗字。

(5) 本無正體的新造譯音字

《龍龕》中有不少無正體的新造字，《龍龕》把這些新造字一般也視為俗字。

〔噴〕

《龍龕·口部》(271頁)：「噴，俗，音紙，又石爾反。」《中華字海·口部》：「噴，義未詳。」

按：「噴」俗音「紙」，此「噴」為佛經中譯音用字，本無實際意義。

「……伽羅冰伽羅噴蛇奢茂𣎵薩噴豆守鉅闍泥……」(《陀羅尼雜集》卷9; T21, p0631c¹)

〔𣎵〕

《龍龕·口部》(275頁)：「𣎵，音值。」《中華字海·口部》：「𣎵，義未詳。見《龍龕》。」

按：「𣎵」音「值」，乃佛經中譯音用字，本無實際意義。

「𣎵殊其羅鉢𣎵𣎵提因提利蛇𣎵提」(《陀羅尼雜集》卷7; T21, p0618a)

〔噉〕

《龍龕·口部》(274頁)：「噉，俗，音致。」《中華字海·口部》：「噉，義未詳。見《篇

1 本文所引用的所有佛經，皆源於《大正新修大藏經》，(日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2年至1933年)，T表卷數，p表頁數，a表上欄，b表中欄，c表下欄。

海》。」

按：「噉」俗音「致」，在佛經中乃譯音用字。

「尼摩羅求那雞鬥蘇栗耶波羅毗(五)毗摩嵐伽耶師噉(六)婆呵囉婆呵囉(七)」(《法苑珠林》卷63; T53, p0762a)

〔鞞〕

《龍龕·革部》(447頁)：「鞞，俗，音眉。」《中華字海·革部》：「鞞，義未詳。」

按：「鞞」本無義，乃佛經翻譯時的譯音用字，本無正體，只是音與「眉」同而已。

「埵鞞，徒結反。」(慧琳《一切經音義》卷43《陀羅尼雜集》卷10; T54, p0593c)

佛經中用例如下：

「今略說耳行之人不食酒肉，獲果利神增善陀羅尼：優牟尼……溱娑囉末埵羅末優鬱埵鞞……比提蛇摩鞞……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如是陀羅尼句，讀誦書寫，當於佛前像前塔前舍利前，千遍讀誦。」(《陀羅尼雜集》10; T21, p0634b)

(6頁)以版本異文形式出現的俗字

《龍龕·月部》(410頁)：「朧，舊藏作腦。」「朧」即「腦」字之俗。

《龍龕·麥部》(506頁)：「𪗇，誤，舊藏作趕。」「𪗇」即「趕」之俗。

《龍龕·金部》(16頁)：「鉞，新藏作鈍。」「鉞」即「鈍」字之俗。

根據《龍龕》俗字存在的特點，我們以為根據以下幾個途徑進行考釋是解決《龍龕》俗字識讀的關鍵。

一、據異文考釋俗字

(一) 根據今不同版本佛經異文考釋俗字

漢文佛經數量眾多，版本眾多。同一佛經，不同的版本或多或少有一些文字歧異，這些有差異的文字在校勘學上稱為異文。產生版本異文的原因比較複雜，其中有一原因就是因重文俗體而產生的異文。我們根據這種異文往往可以識別許多疑難俗字。

〔怙〕

《龍龕·心部》(60頁)：「怙，俗，教、角二音。」《漢語大字典》有兩音，一音「下老反」，義為恐懼或心動；一音「居效反」，義為驚。

按：《龍龕》「怙」作為俗字，正字是甚麼？我們認為正體乃「覺」字。

「覺悟，上江焱反。杜注《左傳》：『覺，明也。』《廣雅》：『覺，知也。』《說文》：『覺，悟也，從見，從學省聲。』經文從心作怙。」(慧琳《一切經音義》卷45《菩薩羯磨文》音義；T54, p0608a)

張金泉、許建平《敦煌音義彙考》(872頁)所錄敦煌寫本《大般涅槃經》卷15音義：

「覺，居效反，經文以覺為怙，文字所無。」

可見佛經中確有「覺」寫作「怙」的。今刻本佛經中有大量用例。

「若諸菩薩轉受餘生，忘失本念，值班遇善友，為欲覺悟菩薩戒念，雖數重受而非新受，亦不新得。」宮本作「怙」。(玄奘《菩薩戒羯磨文》；T24, p01106b)

「辟支佛人從思惟已少分覺，故名辟支佛，如來無師不依聞思，從修而得覺悟一切，是故名佛。」宋、元、明、宮本作「怙」(曇無讖《優婆塞戒經》；T24, p1038a)

「何等沉相？謂不守根門，食不知量，初夜後夜。不常覺寤，勤修觀行，不正知住，是癡行性，耽著睡眠，無巧便慧。」宋、元、明本作「怙」。(玄奘《瑜伽師地論》；T30, p0334a)

「云何名為勝處淨信？謂如有一于諸如來正覺所說法毗奈耶得淨信心，如是名為勝處淨信。」宋、元、明來作「怙」(玄奘《瑜伽師地論》；T30, p0396b)

「自他圓滿善法欲，戒根律儀食知量，覺寤正知住善友，聞思無障舍莊嚴。」宋、元、明、聖本作「怙」。(玄奘《瑜伽師地論》；T30, p0402a)

「複次初夜後夜常勤修習覺(宋、元、明、聖本怙)寤瑜伽者，云何初夜？云何後夜？云何覺寤瑜伽？云何常勤修習覺寤瑜伽？」「覺」，宋、元、明、聖本作「怙」。(玄奘《瑜伽師地論》；T30, p0411c)

「若正安住精勤修習，初夜後夜覺寤瑜伽。於睡眠樂，於偃臥樂，於脅臥樂。由懈怠力心樂趣入，當知此即是為魔事。」(玄奘《瑜伽師地論》；T30, p0448a)「覺」，宋、元、明、聖本作「怙」。

「初夜後夜覺寤瑜伽正知而住，如是乃至成就所有沙門莊嚴，隨所獲得資量所攝善法差別，皆能防護，令不退失。」(玄奘《瑜伽師地論》；T30, p0449c)「覺」，宋、元、明、聖本作「怙」。

「於食知量，初夜後夜常修覺悟。親近善士依止善友，於自愆犯審諦了知深見過失。既審了知深見過已，其來犯者專意護持。」(玄奘《瑜伽師地論》；T30, p0511b)「覺」，宋、元、明、聖本作「怙」。

「覺」《廣韻》音「古岳切」、「古孝切」，與《龍龕》「怙」音「教」、「角」同。

總之，通過《一切經音義》、漢文佛經異文以及音韻上的互證，《龍龕》「怙」乃「覺」的俗字無疑。

〔蘆〕

《龍龕·艸部》(262頁)：「蘆，俗，音蘆。」「蘆」俗音「蘆」，《漢語大字典》、《中華字海》失收。

按：「蘆」俗音「蘆」乃「蘆」字之俗。《龍龕·艸部》：「蘆，上音浪，下音徒浪反，蘆蘆，毒草名也。」

「藺藺，力盍反，下徒盍反，《埤蒼》：『毒草也。』經文作藺，非體也。」(慧琳《一切經音義》卷31所錄玄應《入楞伽經》卷9音義；T54, p0511b)「藺」，經文作「藺」，此其確證。

「可見染淨去，如空中毛輪，如中藺藺(元、明、宮本)人，見諸像大地，一切如金色，彼不曾有金。」(《入楞伽經》卷9；T16, p0567a)

「藺藺」之「藺」，宋本作「藺」。不同的佛經版本證明「藺」俗音「藺」確實為「藺」字之俗。

(二) 根據《龍龕》所存的大量佛經異文考釋俗字

在《龍龕》中，有大量佛經異文存在，這些異文是我們認識俗字的重要依據。我們有大量俗字的識讀就依賴這些異文。

〔臄〕

《龍龕·月部》(410頁)：「臄，舊藏作腦。」

按：「臄」不見於其前的字書、韻書，「臄」為何字？根據《龍龕》所存舊藏異文作「腦」，可初步認定「臄」即「腦」之俗。今不同版本的刻本佛經也可證明「臄」即「腦」。

「鼻肉膏亦血，寒熱肪小便，臄之與臄膜，皆以比沒彼。」(《法觀經》；T15, p0240a)「臄膜」，宋、元、明、宮本作「腦膜」，根據佛經內容，「臄」即「腦」。

〔𪗇〕

《龍龕·貝部》(350頁)：「𪗇，新藏作𪗇，𪗇然，在《廣弘明集》第十二卷。」

按：《中華字海·貝部》「𪗇」即「𪗇」之訛，這個判斷即源於《龍龕》存有的異文。

當然異文體現的關係是複雜的。在《龍龕》中所存佛經異文不全說明是文字的異體關係，有的異文表明的是同義字替換或同音字假借，因此這樣的異文就不能作為認識俗字的依據。

〔蕨〕

《龍龕·艸部》(265頁)：「蕨，新藏作厥。」

按：「蕨」，從字形上看即「蕨」字，而《龍龕》言「新藏作厥」，「蕨(蕨)」與「厥」互為異文，但只能理解為同音假借關係，而不能把「蕨」當作「厥」的俗字，因「蕨」與「厥」意義不同，「蕨(蕨)」為植物名，而「厥」無植物名一義。

二、據《龍龕》所給俗字的讀音考釋

俗字，相對真正體而言，字的形體往往變化無常。在這種情況下，根據字、韻書給出的俗字的語音來考其正體是十分重要的方法。在《龍龕》中有許多俗字只注有讀音。

對這些俗字的考證，語音似乎成了唯一的線索。在俗字考證中，應該嚴格遵循這樣一條原則：所考出來的正體必須與被考的俗字語音相符。由於語音上的疏忽，導致俗字考證失誤的情況不少。我們舉一些例子。

〔般〕

四庫、四部《龍龕·身部》：「般，音般。」《中華字海·身部》：「般，義未詳。見《龍龕》。」張湧泉先生《漢語俗字叢考》(1013頁)：「《龍龕》卷一身部：『般，俗，音般。』……『般』疑即『股(股)』的俗字。」

按：中華本《龍龕·身部》(161頁)：「般，音般。」今四庫、四部《龍龕·身部》：「般，音般。」

我們認為中華本音「股」應依四庫、四部《龍龕》作「音般」。理由是「般」在《龍龕》身部平聲下，不可能音「股」，「股」乃上聲字。因此《漢語俗字叢考》以為「般」乃「股」字之訛，有不妥。其實，四庫、四部《龍龕·身部》：「般，音般。」「般」疑即「般」字之訛，構件「身」與「舟」近似易訛。

〔噪〕

《龍龕·口部》(271頁)：「噪、嗷，相承素感反，口啖物。上(噪)又俗，先到反。」

按：「噪」俗音「先到反」，《漢語大字典》、《中華字海》失收，此乃「噪」字之訛。《龍龕·口部》：「噪，蘇到反，群鳥鳴聲也。」「噪」音「先到反」與「噪」音同。形體上，「噪」亦「噪」字之形訛，構件「參」與「臬」常混，如《龍龕·火部》「燥」俗作「燦」，可相比勘。

在根據《龍龕》所給注音考證俗字時還需要弄清語音的演變規律。有時兩字的讀音根據《廣韻》雖不同，但實際上原本相同，這就需要瞭解語音的演變。

〔狝〕

《龍龕·犬部》(317頁)：「狝，音柴。」

按：從字形上看，「狝」當即「狝」字。《龍龕·犬部》：「狝、狝，音柴，狼屬也。」「狝」與「狝」音同形近。而「狝」、「狝」、「狝」三字實際上皆「豺」字之俗。「豺」在《廣韻》中音「士皆切」，屬皆韻，而《龍龕》「狝」與「狝」、「狝」皆音「柴」，乃佳韻。如果根據《廣韻》的話，「狝」、「狝」、「狝」與「豺」音不同。其實《廣韻》「皆」、「佳」兩韻在慧琳《一切經音義》中是合韻的。

「豺豹，上鋤崖反，下包兒反。傳文作狝狝。」(慧琳《一切經音義》卷74《佛本行讚傳》卷4音義；T54, p0786)

「豺虎，上音柴，下呼古反。《毛詩》云：『投卑豺虎。』《月令》云：『季秋豺乃祭獸也。』《說文》云：『豺，狼屬也。』錄文從付作狝，非也。」(慧琳《一切經音義》卷80《大唐內典錄》卷4音義；T54, p0823a)

《龍龕·豸部》(321頁)：「豺，音柴，狼屬，似狗而小也。」

慧琳《一切經音義》「狝」、「狝」、「狝」皆音「柴」，《龍龕》「狝」、「狝」、「狝」、「豺」也皆注音「柴」，《龍龕》「狝」、「狝」、「狝」、「豺」的讀音疑是轉抄《一切經音義》的注音。「皆」、「佳」兩韻合韻，「狝」、「狝」、「狝」應是「豺」的俗體。我們不能根據《廣韻》而以為

「狝」、「狝」、「狝」與「豺」音不同而判定它們不是異體。

〔堯〕

《龍龕·元部》(191頁)：「堯。俗，與制反，正作裳。」

按：「正作裳」當「正作裔」字之訛。「裳」不能音「與制反」，此乃「裔」之讀音。「堯」當是「裔」字之俗。

三、據《一切經音義》、漢文佛經考《龍龕》俗字

經我們考證，《龍龕》經常提到的《經音義》、《音義》乃玄應或慧琳《一切經音義》。因此研究《龍龕》與《一切經音義》的關係將是《龍龕》研究的重要內容。這個方面的研究將有助於搞清楚許多俗字的正體和許多字義的真正意義。

〔喃〕

《龍龕·口部》(275頁)：「喃，《經音義》音墮。香嚴俗墮、隨二音。」

按：《經音義》應即玄應《一切經音義》。

「喃咽，禹六反，下於賢反。《廣雅》：『喃，吐也，喉也。』經文作隋(疑喃字之訛²)，音墮，誤也。」(玄應《一切經音義》卷4《菩薩處胎經》卷1音義)

「喃咽，禹六反，下於賢反。《廣雅》：『喃，吐也，喉也。』經文作隋(疑喃字之訛)，音墮，誤也。」(慧琳《一切經音義》卷44所錄玄應《菩薩處胎經》卷1音義：T54, p0599b)

我們以為玄應《一切經音義》：「經文作隋」當為「經文作喃」之訛。「喃」本即「喃」字之俗，應讀「禹六反」，由於「喃」的俗字「喃」從「隋」，故又有一俗音音「墮」。

對應佛經如下：

「不喃咽不嘔，世尊舉飯向口時，心念十方諸五道眾生等同此味，即如念皆悉飽滿，猶如比丘得九次第禪心軟美飽，是謂菩薩摩訶薩口通清淨。」(《菩薩處胎經》卷2; T12, p1022c)

根據佛經、《經音義》，《龍龕》所言「喃」本應為「喃」之形體繁化俗字，本應音「禹六反」，《龍龕》依《經音義》音「墮」，大概是「喃」從「隋」得聲，故俗音「墮」。

《龍龕》作為一部寫本漢文佛經用字的彙編，與漢文佛經的關係密切，它對於校讀今天的寫本有著重要的作用。反過來，利用漢文佛經又可以幫助考證《龍龕》中的一些疑難俗字。

〔噉、噉、噉、噉、噉〕

《龍龕·口部》(269頁)：「噉、噉、噉、噉，四俗；噉，正，都奚反，城名也。」《中

2 陳飛龍：《龍龕手鑿研究》，(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75年，第1版)，頁1127。該書引中央研究院景印高麗藏本玄應《一切經音義》、大通書局景印高麗藏本慧琳《一切經音義》皆作「喃」字，「喃」即「喃」。

華字海·口部：「𠵼，同𠵼。」《中華字海·口部》：「𠵼，同𠵼。」《中華字海·口部》：「𠵼，城名。見《篇海》。」

按：字書言「𠵼」、「𠵼」、「𠵼」等意義為「城名」，誤。我們以為「𠵼」、「𠵼」、「𠵼」只是譯音字，今佛經有「𠵼」字。

「一時婆伽婆在摩竭國蜜𠵼羅城東大天園中止，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增壹阿含經》卷48; T02, p0806c）

「天帝即敕侍禦嚴駕七寶飛行馬車，下到蜜𠵼羅城，迎於荏王，侍禦受教。」（《增壹阿含經》卷48; T02, p0809b）

「於是王便與帝釋及諸天子誥別，即上車，循本道而歸，到蜜𠵼羅宮。」（《增壹阿含經》卷48; T02, p0809c）

「蜜𠵼羅」梵文為「mithila」，乃城名。我們以為此處的「𠵼」字可能即《龍龕》「𠵼」字，本應為譯音字，單獨無意義，只用於譯音詞「蜜𠵼羅」中，意義是「城名」。《龍龕》直接說「𠵼」為「城名」是不對的。後來的《篇海》也解釋為「城名」，是承《龍龕》之誤，不足為據。對於《龍龕》中所涉及到的疑難問題，考察佛經是條重要的解決途徑。

四、根據敦煌寫本文獻考《龍龕》俗字

敦煌寫本文獻數量巨大，其中俗別字甚多，可以說不懂俗字，就無法很好地校理這些文獻，《龍龕》對校詁敦煌寫本文獻能起到特殊的作用。反之，敦煌寫本文獻能為我們考釋《龍龕》中的俗字提供實證，能幫助我們認識一批疑難俗字。

〔𠵼、𠵼、𠵼〕

《龍龕·弓部》(152頁)：「𠵼、𠵼、𠵼，音弗。」

按：「𠵼」、「𠵼」、「𠵼」音「弗」，即「弗」字，可在敦煌寫本文獻得到證明。

敦煌寫本文獻伯三三一五《尚書釋文》³：「𠵼，古弗字。」

從形體上看，「𠵼」即《龍龕》「𠵼」字，而《龍龕》「𠵼」、「𠵼」皆古文弗字「𠵼」之變體。當然我們也可以從其他文獻得到證明。夏竦《古文四聲韻·物韻》：「弗，𠵼、亞、𠵼，並（見）《崔希裕纂古》。」《龍龕》「𠵼」、「𠵼」、「𠵼」與上述「弗」的古文在形體皆近似。

〔𠵼〕

《龍龕·山部》(76頁)：「𠵼，音拜。」《中華字海·山部》：「𠵼，義位詳。」張湧泉先生《漢語俗字叢考》⁴ 懷疑「𠵼」即「拜」字。

按：張先生所論是。我們在敦煌寫本文獻中可以找到確切證據。

3 王重民原編，黃永武新編：《敦煌古籍敘錄新編·經部(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第1版)，頁40。

4 張湧泉，《漢語俗字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1版)，頁354。

敦煌寫本文獻伯三三一五《尚書釋文》⁵：「𡗗，古拜字。」

從形體上看，「𡗗」顯然與「𡗗」同，當然也應是「拜」字。

〔岷、農、農〕

《龍龕·山部》(72)：「農、岷、農，諸、請二音。」《中華字海·山部》：「岷，同嶮。見《篇海》。」《中華字海·山部》：「嶮，義未詳。見《篇海》。」

按：「岷」等音「諸」時，疑即「諸」字。敦煌寫本文獻可以證明。

伯三三一五《尚書釋文》⁶：「岷，本又作𡗗，古諸字。」「諸」古可以作「岷」而《龍龕》「岷」音「諸」與「岷」音同且形體極近，應是同一字。

《龍龕》俗字考釋的方法還可以歸納不少條，上面給出的俗字考釋方法只不過是對《龍龕》俗字考釋來說更為重要而已。

參考文獻

釋行均：《龍龕手鏡》，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版。

玄應：《一切經音義》，同治八年武林張氏寶晉齋刊本，湖南：湖南師範大學圖書館古籍室藏。

慧琳：《大正新修大藏經》所錄《一切經音義》，日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2年至1933年。

夏竦：《古文四聲韻》，《四庫全書》所錄本。

梅膺祚：《字彙》，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年，第1版。

吳任臣：《字彙補》，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年，第1版。

張自烈：《正字通》，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6年，第1版。

蔣冀騁 吳福祥：《近代漢語綱要》，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版。

張湧泉：《漢語俗字研究》，湖南：岳麓書社，1995年第1版。

張湧泉：《敦煌俗字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版。

張金泉 許建平：《敦煌音義彙考》，浙江：杭州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版。

羅竹風(主編)：《漢語大字典》，湖北、四川辭書出版社，1986至1990年，第1版。

冷玉龍(主編)：《中華字海》，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4年，第1版。

陳飛龍：《龍龕手鑒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5年，第1版。

【本文屬專著類】

5 王重民原編，黃永武新編：《敦煌古籍敘錄新編·經部(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第1版)，頁45。

6 王靈民原編，黃永武新編：《敦煌古籍敘錄新編·經部(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第1版)，頁41。